



百家笔会

礼魁坊与西天庙

□ 柏木

临高县透滩村,是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王佐的故乡。透滩村前有礼魁坊,是朝廷表彰王佐的举人牌坊。它挺立在乡野山村,历经五百多年风雨,宣示着王佐低调而内敛的荣光。

这座古牌坊,三门四柱,坐北朝南,矗立在村口文化广场。牌坊的匾额正楷“礼魁”二字,肃穆端庄。往西约两百米,大树旁有一间独栋瓦屋,原木为柱,火山石为墙,门首高悬木匾“王佐公祠”。门前野草过腰,几无立足。大门虚掩,屋内约三十平方米,落满尘垢,屋顶瓦片残破,透光漏雨。门前挂一块警示牌“危房请勿入内”。村民说神龛上原有王佐牌位,现已移去新建的王氏宗祠。这座废弃的古老宗祠,历经风雨,数代重修重建,结局如此,怎不令人唏嘘。难道是王佐那不可逆转的命运使然?此情此景,不由得想起王佐那才华横溢又抑郁的一生。广场东侧新建王氏宗祠,琉璃瓦顶,雕梁画栋,金碧辉煌,供奉王氏历代祖宗。

毋庸置疑,王佐是天才少年,二十岁中举,被举荐去京城国子监读书。在国子监,“每试居第一”。国子监祭酒吴节,视他为太学魁首,推荐给当朝内阁首辅李贤,盼日后有大用。代宗皇帝下旨,为他建“礼魁坊”,以示褒奖。

然而,在国子监的十八年里,王佐六次参加会试,屡试不中;无奈转去地方,辗转三地,二十七年里,不升一级,始终任州同知,副职,不能独当一面,以施展个人政治抱负。

问题出在王佐到国子监的第二年,正统十四年(1449年),发生了土木堡之变。西北瓦剌大军来犯,英宗御驾亲征,不幸被俘。英宗的弟弟代宗继位。瓦剌不得已放回英宗。后英宗发动政变,二次继位,并杀害此前打败瓦剌大军、保卫京城的有功之臣于谦,朝野震惊。太学魁首王佐拍案而起,写下大量诗文,借古喻今,悲叹国之栋梁,被奸邪小人陷害。他写《读宋史》:

外夷岂敢分中夏,一汗何曾说二统。
堪恨三朝谋国是,是谁惟有杀忠良。

三朝指前朝的宋徽宗、宋钦宗、宋高宗三朝,王佐借批判前朝皇帝听信谗言,自毁长城,暗讽英宗昏庸,杀害于谦。激愤难平的王佐,又写诗称赞李德裕、李刚、李光、赵鼎等前朝被贬忠臣,痛斥宋高宗杀害岳飞父子。

英宗皇帝又嫉又恼,斥责王佐作为太学之首,妄议朝纲。不幸的是,王佐被划入内阁首辅李贤一党,得罪锦衣卫,陷入无休止的党争。由此,王佐纵有爱国诗人的桂冠,有“仁明司马”的美誉,政治仕途黯淡。只能归因于冥冥之中,命运使然。

王佐回到透滩村,站在礼魁坊前,已是六十五岁,垂垂老矣。回想北上四十五载,官场失意,怎不惆怅满怀?不想想,故乡的人民拥抱他,爱惜他,王佐重新焕发旺盛的创造力,建桐乡书院,著《琼台外纪》,死后更被民间封神,奉为西天大士。真是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,福兮祸兮?

据光绪《琼州府志》记载:“西天大

士庙在海口所城西二里许,祀王佐海上显灵,祈祷立应,故郡民虔祀之。”王佐化身西天大士,是保驾护航的海神。出海的宦商贾贾、学子、渔夫,纷纷来西天庙,祭拜王佐再出海。西天庙香火兴旺,代代重建扩建。老百姓对于王佐的情感,已上升为神灵崇拜。王佐何德何能,而让民众如此信服呢?

是这样的。王佐辞官回乡后,有感于海南岛孤悬海外,海途艰险,自古有多少海南人葬身鱼腹?不可计数。观天象,看潮汐,为出海的第一要义。王佐不顾年老体衰,亲自实地考察琼州海峡潮流流向,记录潮汐与月亮运行规律,写成《海南潮候前论》《后论》,为出海航行提供帮助。

王佐以行动感动了民众,被民间祭祀“封神”,实至名归。府海地区民众亲切地称他“公祖爷”——像阿爸那么亲的神灵。

回乡的王佐,走在故乡的小路,品山泉,赏野果,险恶的朝廷党争远去,曾经激昂的文字,被故乡的暖风熏软了;长期郁积于胸的不快,被浓浓的乡情揉化了。他从虚幻的孜孜以求中,回到现实的安妥和舒坦。他建桐乡书院,回报乡梓,约三五好友,游历琼崖。家乡的一草一木,都是他的瀛洲梦,他吟咏《南溟奇甸歌》:

南溟奇甸寰封到,天语便代天地造。
钟灵毓秀生英才,后先衮衮登台表。

如果他写旅行笔记,记录一路所闻所见,那将是琼崖历史上第一部游记。王佐志不在此。他要完成老师丘濬“郡牒未修”的遗憾,修郡志。历时

十数年,王佐于1510年终于完成十二卷《琼台外纪》。琼州知府王子成阅后大为赞赏,请王佐到府城东岳祠,请他编纂海南地方志书《琼台志》。王佐时年八十有四,深感力不从心,遂推荐称病在家的学生唐胄,一同参与编纂。后因历史建制问题存在较大分歧,王佐告病回家,第二年即去世。此后唐胄毕十年之功,终于撰成《琼台志》。他在《凡例》一章中谦逊地说:

“盖体文庄而将顺其欲为之尊,尊祠乡而忠辅于已成之书,以求得臣于二公。”

表明自己承续丘濬的遗志,尊崇王佐已写成的《琼台外纪》。后来《琼台外纪》佚散,部分内容在《琼台志》中被引用,并予以标注,唐胄强调“不敢窃为己有以掩其善”。

纵观海南历史名人,如丘濬、海瑞、王弘海和张岳崧等,毕生功业主要在中原,名扬海内外,甚至海濬和海瑞,为朝廷鞠躬尽瘁,死于任上。与他们不同,王佐在大陆做官,稀松平常,辞官回乡,在家乡的二十年里,为海南乡亲做了许多好事。可以说,在这些文化名人中,王佐跟海南乡亲关系最近,最密切,他深受府海民众爱戴,是阿嬷阿姪心目中的“公祖爷”。

今年农历五月十五日,是王佐公596岁生日,也将是西天庙重修开放后的第三年。在去年五月十五日,我专门去探访,看到了民众自发纪念王佐公的盛况,今年届时我将会带着崇敬之心再去拜访,相信会有无限春风来海上的激动与欣慰。

天涯诗海

在楼顶种玫瑰

(外一首)

■ 李平

在妻子时不时地埋怨和唠叨中

那片发黄
几近死去的玫瑰,深知
“挺住意味着一切”

而我的坚持
无非就是在车间工作时
偶尔想起在水泥上扎根的
植物

是否有足够的养分
去支撑蓓蕾向太阳的冲刺
无非就是一回到家
就上楼去浇水施肥
像养女儿一样殷勤
花开了,当然会欣喜
花不开,也不懊恼

我仅仅只是热爱
并在楼顶上种玫瑰而已
结果非我能预料
享受这日复一日的过程
不改初衷,这就够了

| 修剪

修剪了后院凌乱的花枝
又想修剪昨夜写的诗
以及我在温岭孤寂的山中
踽踽独行时想你的心情

生活是未经深思熟虑的草稿
仅仅凭借突然的激情
我们被驱赶着
不断向前奔跑的人
总是在经过后才懂得回首
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

此刻,我平静地写下
并面对这所有的一切
我多么希望
这备受苦难偏爱的生活
也如后院的花枝一样
可以修剪,那该多好

故乡的桃花

■ 周广玲

故乡的桃花
如一幅水墨画
轻点细雨
便湿润了粉红的花瓣

桃花怒放的时候
浓了我的乡愁
故乡的味道
就是那一抹桃花的气息

一树春光灿烂漫
春意任桃花中
盛开故乡的诗情
朵朵如霞美如画

故乡的桃花
一瓣宋词 一瓣唐诗
一行音符 一枝精彩
沉醉在春天里

桃花 春天美好的记忆
摇曳一片新绿
曼妙满树花香
桃花盛开的地方便是故乡

群山苍茫。薄雾依稀。在绿色的海洋里,每一棵树都昭示着生存的秘密。

在云南会泽,高寒的梁子生出荒瘠的石头,也生出许许多多的树。树是群山的希望,挡住了风沙,也孕育生命之源。但为树建立自然保护区,并成立专门保护机构的,并不多见。

驾车华山松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的工作人员一路陪伴,一路讲述华山松的故事。她叫赵吉惠,日常工作是巡山护林,研究保护区动植物的生态习性。那一身自然绿,仿佛在告诉我,她是守护华山松的天使。

重重叠叠的树影在眼前划过,空气中飘着一股美妙的香味。赵吉惠打开白布袋,热情地招呼我们磕松子。松子产自华山松自然保护区,当然,这是工作中的意料收获。巡山护林时,秋天的松苞咧开嘴笑,一颗颗

四季回音

守护

□ 朱金贤

松子掉下来,无论你抬头还是低头,都是满满的收获。

海拔越来越高,浓雾弥漫之时,赵吉惠卖了个关子,问,你们觉得一棵华山松最多可以活多少年?这个问题让我内心一震。无论人和树,都在拼命延伸生命的长度,但无疑,一棵树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树本身,还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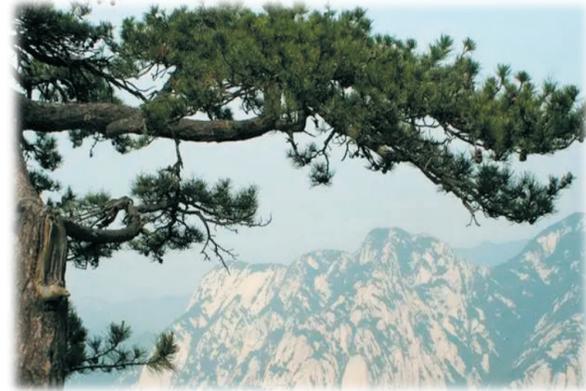
赵吉惠又说,我们此行,是要去龙潭看一棵神树,看过的人都说,它是驾车华山松的祖先。有人问,那棵神树有多少年了?车辆拐过一个弯,

没有人注意到前方突然出现的人家,我们都睁大眼睛,期待赵吉惠说出答案。她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窗外,笑笑说,马上到龙潭了,等见到神树,大家就知道了。

许是村庄好客,或是华山松有灵,雾渐渐散了。不远处的山坡上,一棵高大的华山松在茂盛的绿意中挺拔傲立,树冠像一把巨伞遮云蔽地,恍若整片森林的王。我想,那就是赵吉惠口中的神树了。

我们爬坡上走去,穿过一片坟地,神树已近在眼前,仰头可见树梢,却仍看不清主干。同行中有几个激动的家伙,已飞奔到树下,迅即消失在绿荫里。我加快脚步,闯入那片神秘的世界,眼前的景象让我迷狂而惊异。大树朝向村庄的一面枝叶重叠,仿佛形成一堵不透风的墙,朝向森林的一面枝叶稀疏,敞开的口子像要包裹这片巨大的森林。一眼看到树干,就知道它太老了。青苔在树根肆意生长,树皮褶皱,裂缝间形成很多形态各异的块状物。

赵吉惠说,这是目前可见的最大的云南华山松树王,树围5.4米,树高35米,树龄估计有几百年了。她们走访了当地的很多老人,想知道这棵树的来龙去脉,没有人说得清。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回忆,说他小时候,树就这么大了,这么多年,树像是没怎么长。



生活记事

燕巢

□ 周斌

天亮得好像比任何时候都早,7点钟吃完早点,走在去单位的路上,发现太阳都得仰视了。就在准备低头继续走的一刹那,无意中发现在右侧楼房二楼窗沿下,几只燕子正在忙碌地衔泥筑巢。

鸟巢好像已经搭建了大半,直径大约有15厘米左右。盯了一会,我惊讶地发现,居然有几只小燕子,从巢边伸出脑袋,小嘴巴张得大大的,脑袋则在不安分地左顾右盼。

有三五只燕子,不知是巢中小精灵的父母还是它们的亲戚邻居,有的在巢边忙碌,有的舞动着翅膀在空中盘旋,有的瞬间飞得不见踪影。它们,是给这家新来的住户帮忙的吧?

很熟悉的情景。记得小时候在家乡,盖房子是一件很大的喜庆事。只要上门打声招呼,村里家家户户,都会派来个青壮年劳力,义务帮工。只管两餐饭,三五个菜即可,简单,管够。没有想到,燕子也有这样热心肠的天性啊。

如今,外婆去世已经多年了。退休在家的舅伯,仍住在这个老宅子里,依然如故延续着这个留门的习惯。前年,我陪同家人回到老家,在舅伯家吃饭,无意间拍了抬头,惊喜地发现,那些巢依然还在。

椰岛走笔

扬苍仙井

□ 陈恩睿

常听永兴镇美孝村的老人们说,村子东北面有一座扬苍山,山里有座扬苍庙,庙旁边有口扬苍仙井。近日,笔者导航来到这里,发现扬苍山变成了绿色荔枝基地,扬苍庙也成了歇息静心场所,扬苍仙井虽已干涸,但井底依然绿草茵茵,生机勃勃。

扬苍仙井地处羊山区火山爆发地带。初看,形状酷似大型漏斗,井边呈圆形,井身二十多米,井壁四周均为乌黑的火山岩石块铺筑。仙井的周边部分用火山岩石修筑了围墙及白玉石栏杆。据介绍,这口扬苍仙井原是斜坡,逐级才能下到井底取水,再从井底挑水上坡,十分艰苦。关于仙井为何像个漏斗?村民解释说,古代火山地区村民喝水是难上加难,开挖这口仙井,反映了村民的无穷智慧。仙井直径为五六米,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大事。开挖这么大的井口,用火山石铺设斜坡,目的就是能够深挖水井,找到水源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村民已经不再喝扬苍仙井的水了,但有关仙井的美丽动人的传说依旧在流传:

古时候,扬苍为一片青山,幽静、美丽、神奇。周边17个村墟百姓的饮用水,都必经扬苍去往30里之外的西湖挑水饮用,来回需要一整天。一天,一位老太婆从西湖挑水回到了扬苍山时,眼看天色还早便歇息一下。这时,一位老翁骑着马路过此地,看见老太婆身边两个陶瓷坛装有清水,便问道:“阿婆,我的马跑了很远的路程,这两坛水给马解渴吧。”老太婆很是为难。老翁便安慰道:“不要紧,只要把这两坛水给我的马喝后,我也会有两坛水给你挑回家饮用。”老翁这么一说,老太婆便同意了。这位老翁看在眼里,喜在心头,便提水牵马到一个低洼处,拔出一把大茅草,呈出一个大坑,然后将两坛水倒下去,让马喝个够。马儿喝完,老翁从坑里又提了两坛清水上来交给老太婆,说:“从今以后,你可以天天来这里提水了。”老翁说罢便骑马扬鞭而去。自然,低洼处成了泉穴,清澈透明。此后,即使是久遇干旱,扬苍泉水仍源源不断,从未干涸。

扬苍井水的奇迹发现,人人都认为是苍天神仙所赐。据说饮用扬苍井水,可消除疲劳,还能治疗皮肤病。用扬苍水浸泡芝麻后,擦去表皮,然后拿去榨油,其油产量甚高,溢香百里,味美可口,供不应求。新时代赋予了扬苍仙井新的意义,如今,这里被打造成乡村旅游点。海口羊山大道从扬苍井旁边开通后,游览的客人来来往往,络绎不绝。

心事

(外二章)

□ 吴廷芬

不知大海是不是还在涨潮,我是无心再寻彩贝蹉跎岁月了。曾经是那样固执地走向沙滩,留下的脚印是生活回赠的一串失落。

昨夜的梦缠绵委婉。晨雾萦绕的是一份淡淡的喜悦。涨潮期是海滩日思夜寐的日子,断然等待那股柔情。

冷酷的冰霜,被太阳融化。太阳嫩生生的金嗓子,唤醒我沉沦的梦。那么,岁月河就该是一半青绿一半红。

| 等待

舒心的晒太阳,我不愿去任何树下。忽然,身上凉了,我没有怨恨,翘首等待的目光,知道你还在云层默默潜行。

我静默了。天底下那么多的树都静默了,似乎都在向我凝视,都在向我招手。我只是静默着,一动不动地等待。

或许,它们仍不理解。此刻,我正沉浸在比刚才强百倍的温暖之中。

| 月夜

清冷的月光射进花格窗子,像落下一地桂树叶片。那个砍树的人,真要斩断银汉的情丝?

月光是不用除的桂花酒,谁拥有谁就拥有惆怅。

独坐,看纯正的红烛燃烧,像是泪在微笑,又似微笑在流泪。小小烛光亮了月夜,人的心思,天地间容纳不下。

咫尺天涯,弯月牵挂。人生怎愿在等待中老去,所以月夜出了很多诗人。